

宁波市文艺创作重点项目

花镇红颜

江南小镇花镇，因为丰盈雨水的浸润，
成了一片花的海洋。

这里的女子，因为经常接触花儿，
久而久之，身上也带有花的清香。

这里还有一个习惯，

生下来的女孩好以花命名，

比如我的玉兰花姨妈、青梅花姑妈……

她们的容貌各具特色，

性格也迥然不同，是这些含香的

女人花，共同装点了花镇美丽的容颜。

彭素虹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花镇红颜

彭素虹 / 著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镇红颜 / 彭素虹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526-1980-5

I. ①花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6610 号

责任编辑 徐 飞
装帧设计 金字斋
书名题字 邹大鸣
插 图 王思语

花镇红颜

彭素虹 著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

邮 编 315040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40千

插 页 2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1980-5
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,电话: 0574-87248279。

序 言

彭素虹开发小说花镇的秘密

谢志强

前年,北仑区的文友朱平兆来电,询问能不能就近找个对文字讲究的人,帮他校对一部长篇小说。朱平兆的长篇小说先在《文学港》刊出,然后,要出单行本。他对自己的文字还是不放心,我说你就找彭素虹校对吧。

那时,我还没将姓名和形象完全对上号,只不过编过彭素虹的小小说,记得是《啄木鸟》。我一向喜欢通过作品揣猜作者,凭借《啄木鸟》,我看到了彭素虹的影子。她似乎还没摆脱素材的来源,自如地发挥想象。

果然,朱平兆相当满意。

《啄木鸟》被收入了这本系列小小说集子,题目改为“文竹花”。这是出于系列小小说整体的设计。

作家的野心,总是力图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。对彭素虹

来说，她从散文转入小小说的创作，起先是不自觉，渐渐地进入自觉，采取系列小小说的方式，把所有的人物，而且都是女人，都放入她虚构的花镇里，起码，是她创作趋向成熟的标志。

其实，每一个作家建立起的文学世界，都有其隐秘的来路和方法。彭素虹小小说集《花镇红颜》，一个小镇，一群女人，形成了自给自足、自成体系的文学世界，其最初的源头或来路有两个：故乡和经典。

彭素虹出生在四川广安的花桥镇。她十五岁离开故乡，就如同她同龄的姑娘，升学，就业，开始在“外边的世界”漂移；二十七岁来到宁波北仑，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广安是她第一故乡，北仑成了第二故乡。她有着同代人共同的特性：双根。这种双根现象，就像一棵奔跑的树，寻找最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，然后止步、扎根。

可能因为处于新环境的新鲜感，还有她在媒体谋生的职业要求，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她总是及时地表达自己对北仑这片土地的感觉，使用的是散文这种体裁。但是，花桥镇始终藏匿在她的心里。

小说，某种意义上说，是怀念过去，追溯记忆的产物。它需要时间的冷却和沉淀。还需要一点不请自来的媒介的触发，就像一座表面沉寂的火山，内部酝酿、膨胀到一定程度，突然喷发。彭素虹这部《花镇红颜》38篇小小说，就是一年多“喷发”的景观。

如今，创作比较活跃的宁波作家里，如果从户籍这个角度看，那么就有一个“从哪里来”的背景。我想，有一个故乡和有两个故乡，作家创作的姿态、视角有明显的差异。如果再扩大视野，以美国当今的小说创作为例，当红的作家尤其是中、青年女作家，

差不多都拥有“双根”——边缘的文化身份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。她(他)们的创作表现出小说最新的潮流,文化的纠结、碰撞、能量。

而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活跃的一批作家,也有“双根”,却是被动的结果,流放、插队的无奈境遇。但彭素虹这一代的“双根”,是主动选择的结果。在一个广阔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中流动、迁徙,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参照系,陌生唤醒熟悉,这更是生存的文化意义的观照,无意之中彭素虹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:重新审视出生的源头,同时,那种对故乡的怀恋也悄然滋长。

我问过彭素虹:你的家乡真的有那么多花吗?她说:有,但没那么多。

我想起新疆民歌《达坂城的姑娘》,我曾路过达坂城,试图寻找现实的证据去印证民歌中的美丽,但我彻底失望了。我琢磨,民歌的作者一定是从沙漠里迷失后出来,看见女人就是美。新疆的许多民歌都有这个特点,现实里缺什么歌中就有什麼。彭素虹的小说世界花镇,仅省略了现实花桥镇名称中的一个字。写了三十八个女性。繁花似锦。

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·玛斯特尔塔是拉美文学新一代领军人物。我觉得她是穿裙子的马尔克斯,她的小说里有魔幻元素。但是,她的女性视角相当独特。其代表作《大眼睛的女人》,讲了三十九个大眼睛女人的故事——塑造了三十九个生机勃勃的姨妈群像。按其每一篇的规模来衡量,可视为一部系列小小说集,但又可当一部长篇小说来读(尾声是支点)。

彭素虹的《花镇红颜》跟《大眼睛的女人》这部当代经典相关。

如果说素材的来源是彭素虹的故乡花桥镇的话,那么,方法的来路便是《大眼睛的女人》了。

我阅读过彭素虹起步时的小小说,我不知她以往的阅读背景,向她推荐了《大眼睛的女人》,但愿她在随后的创作中受些启发——注重系列小小说。

吃啥补啥。阅读和创作,到了一定的程度,阅读会有力支持创作。其中,关键是:怎么阅读再怎么写。阅读的启发立竿见影地体现在创作中,这往往是第一步。

彭素虹寄来了十余篇小小说,写了十几个姨妈。她找到了写小镇女人的感觉。墨西哥女作家的小说激活了彭素虹故乡的女人。我选了其中的五题,《文学港》主编荣荣终审时,改题为“女人花”。

彭素虹也想写一群姨妈。但是,墨西哥,一个家族有“一群姨妈”,中国的国情会出现繁荣的姨妈吗?我说:你再写下去,能让人相信吗?

这不过是个小说世界的设计问题。彭素虹做了技术上的调整:写花镇各种各样的女人,而且,每个女人对应着一种花。这是花镇的习俗,给出生的女孩以花起名。女人的性格和花的品质某一点相通。一个百花齐放的小镇。

如果能把一位你对路的作家吃透,那么,你也能够形成一条创作的路子。不过,随之而来可能出现一个问题:被笼罩。

大作家也遭遇过被笼罩的苦恼。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先驱是美国作家福克纳,他一度沉湎在福克纳的小说里,因为他实在太爱福克纳了。可是,他这样表达:我恨福克纳。因为福克纳死死地

笼罩住了马尔克斯。幸亏马尔克斯进去又出来了。能出来就是高手——模仿到独创,这是有野心的作家必经之道。

起先,彭素虹汲取的是“大眼睛的女人”的表象。她关注如何将故乡的原型转化为小说的“花镇”。她撷取故乡记忆中的女人的一个特征、一个细节、一种行为、一阵气息。小说的飞翔总得有现实的起点,就像驯鹰人的手掌厚的小平台,猎鹰起飞、盘旋,追捕地面惊慌奔跑的野兔,最后,还是要落在现实的大地上。她生活了十五年的花桥镇上能够或值得记起的女人毕竟有限。随后,她大胆采取了一个措施,就如同移民。她把北仑熟悉的女人,用文学的方式,安置到了虚构的花镇。而且,融入了花镇,似乎花镇就是她的故乡。

花桥镇、北仑,两个故乡的原型安置在了虚构的花镇,俨然是花镇的原居民。其中,人物原本携带的文化差异和特点已经滤去。记得艾丽丝·门罗透露过塑造人物的秘诀:对小说而言,人物做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怎么做。

怎么做就是人物的唯一性。其中包含了社会的、心理的驱动。然而,还有一种文化的视角来处理人物。人物的内心有着文化的积淀,它表现出地域性、民族性的独特。《大眼睛的女人》写的女人多处表现出墨西哥式的举动,可见当地的民俗对人物的作用。而在这方面,彭素虹注重了江南小镇水的特性。小说是通过写地域性的题材包涵了人类的普遍性。

花镇并非“女儿国”。写出一群女人的同时,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作者没让正式出场的男人的存在。不出场不等于没在场,是叙

述的焦点晃过去了——必要的省略。红花还得绿叶衬。假若彭素虹调转镜头，对准花镇的男人呢？那会生成什么故事？

我陆陆续续阅读了彭素虹后来的作品。总的感觉，最初，她还拘谨拘束，后来就自在自如了。她的创作有了方向感。相对墨西哥女人的眼睛，她的眼不算大，都是中国的眼睛。

这算是彭素虹发现、开发小说花镇的秘密吧？有兴趣的读者，不妨将《大眼睛的女人》和《花镇红颜》比较阅读。

彭素虹的吸收能力很强，但还要拓展阅读的视角，博采众长，然后，种好自己那“一亩三分地”。因为，最佳的创作状态是看不出来路。我觉得，当下许多作家的小说太像小说，“作”的痕迹过重过显。小说创作，起初看山是山，接着看山非山，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。回归自然。

是为序。

2014年10月3日

第一辑 梅：“她在丛中笑”

3 /	一剪梅
8 /	蓝梅花
13 /	青梅花
17 /	紫梅花
22 /	绿梅花
26 /	杨梅花
31 /	红梅花
35 /	黄梅花
40 /	白梅花

目 录

第二辑 兰：“馥馥吐幽香”

47 /	吊兰花
52 /	依兰花
56 /	玉兰花
60 /	米兰花
65 /	香雪兰
69 /	马兰花
74 /	文心兰
79 /	拖鞋兰
83 /	衣香兰
88 /	木兰花

目
录

第三辑 竹：“数枝穿翠好相容”

95 /	金竹花
101 /	银竹花
106 /	玉竹花
111 /	凤竹花
116 /	文竹花
122 /	楠竹花
127 /	云竹花
133 /	锦竹花
138 /	水竹花
143 /	石竹花

目 录

第四辑 菊：“此花开尽更无花”

151 /	矢车菊
156 /	麦秆菊
161 /	金盏菊
167 /	春菊花
171 /	夏菊花
176 /	秋菊花
181 /	冬菊花
186 /	翠菊花
191 /	山菊花

197 /	花镇在哪里(代后记)
-------	------------

第一辑

梅

她在丛中笑



一剪梅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……”

江南小镇花镇，烟雨迷蒙，一年四季雨水的浸润，使得这里的鲜花经久不败。生活在水乡花镇的女子，因为经常接触花儿，久而久之，身上也带有花的清香。这里还有一个习惯，生下来的女孩好以花命名，比如我的一剪梅奶奶、青梅花姑妈……

一剪梅奶奶出生在花镇镇东，熟悉她的人会觉得她是一个真诚、热心肠的人。

接触过一剪梅奶奶的人都会发现，她的长相颇有特点：两只眼睛弯弯的，笑起来如月牙一般，眼里充满了柔情；她的嘴唇薄薄的，说起话来像两片小花瓣，被风吹得微微地抖啊抖，透着一股机敏和灵气；她的脸庞左下方，有一颗醒目的媒婆痣，随着一剪梅奶奶身体的摆动，这媒婆痣像在脸上跳跃一般。因了这颗媒婆痣，一剪梅奶奶走到哪里，说媒也就成了她天经地义的分内事。在花镇镇东，经一剪梅奶奶撮合成对的夫妻人数，算起来比一剪梅奶奶的

年龄要大许多。

一剪梅奶奶说媒，可不是瞎子摸鱼——碰运气，她的手头有一本明细账，镇东谁家姑娘成人，谁家小伙子可婚配，在她的记事本上都有翔实的记录。在镇东人看来，一剪梅奶奶把说媒这件事当作了人生的事业来追求，每天拿着记事本沿着镇东走街串巷地挨家挨户询问，这是一剪梅奶奶最热衷的事。

说起来，一剪梅奶奶对待她的这份事业，相当地执着与专注。她把一周的日程，安排得周密且有条不紊。每周前两天，一剪梅奶奶来到镇东可婚配的男孩子家里，了解男孩家的基本情况，并顺便记录下男孩家人对女方的要求。周三与周四，一剪梅奶奶就到镇东可婚配的女孩子家里，了解女孩子的心意。

周五在家，一剪梅奶奶开始翻开手头的记事本，细数哪家的男孩子与哪家的女子要求相当，可以牵红线。到了周六，是一剪梅奶奶安排男女双方见面的时间。一剪梅奶奶把家里的一个房间隔出来，作为“梅艳芬芳”手工活动室，男孩女孩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手工，送给乡下的孩子们玩。每到周六，“梅艳芬芳”活动室就变得热闹起来，镇东尚未婚配的男女，经常聚在一剪梅奶奶这里，一边做手工，一边接受一剪梅奶奶的媒妁之约。

但是有时候，一剪梅奶奶打开记事本，也有手头“发紧”的时候。有好几次，一剪梅奶奶都发觉这些登记在册的男女“入不敷出”，不是适婚的男孩子太多，就是适龄的女孩子太多，这让一剪梅奶奶一阵头疼。为此，一剪梅奶奶专门去镇东的公交车站守候。碰到有单身下车的年轻人，一剪梅奶奶就赶紧迎上前去，邀请对方